

# 老龄化社会教育对策的跨文化研究

魏华忠 杨 晓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系,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 本文是中国辽宁师范大学与日本福冈教育大学合作研究项目的成果。研究者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以中日两国近千名大学生为对象,调查“中日老龄化社会现状”,从制度、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进行中日比较与归因分析,以此为依据提出中国面对老龄化社会严峻挑战的教育对策。

**关键词:** 老龄化社会; 现状调查; 归因分析; 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2)01-0049-07

## A Cross-culture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 Aging Society

WEI Hua-zhong    YANG Xiao

(Education Department, Liao 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116029)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ooperative research result between Liao N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FuoKo Educational University in Japan. Researchers surveyed nearly thousand undergraduates from China and Japan to study the present status of aging societies in China and Japan by using basic sociological methods. From institutional, economic, cultural perspectives, we compared China with Japan and made attributed analysi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we propose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for forcing strict challenges in Chinese aging society.

**Keywords:** aging society; status investigation; attributed analysis; educational strategies

面对老龄化社会形成的严峻挑战,中国辽宁师范大学与日本福冈教育大学进行了三年的“教育对策”合作研究。研究目标为:针对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提出教育对策,切实提高年轻一代建立健康老龄化社会的认知水平,自觉承担老龄化社会的重负。双方经过反复讨论,确定本次研究取样为大学生:(1)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2)上有父辈和祖辈,对老龄化问题已有感性认识;(3)即将立业成家,对家庭生活和生育问题能加以考虑。取样范围与数量:中国辽宁省大学生 514 人,日本福冈县大学生 436 人。这一取样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据预测中国在 21 世纪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出生于 70 年代末的在校大学生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最初承担者,其子女将是中国严重老龄化社会的承担者。

收稿日期: 2000-12-15

作者简介: 魏华忠(1936-),男,河南开封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测量学。

中日双方进行共同合作研究的意义在于:中日双方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又同处于儒学文化圈,可提供彼此借鉴的经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各种差异,将决定两国采取不同的教育对策。

## 一、中日老龄化社会的现状调查

### (一)样本调查中的中日老龄化现状

#### 1. 家庭中有老人(65岁)的调查

家中有老人者(65岁为标准),中国为71.79%,日本为88.07%。日方比中方高出16个百分点,表明日本老龄户多于中国,也就是说日本老龄化程度比中国高。

#### 2. 调查样本统计出的老人数

被调查者家中有老人数的统计,中国为747位老人,是答卷者513人的1.45倍,日本为886位老人,是答卷者434人的2.04倍。若以每位答卷者为一户,那么,平均每户老人数,中国为1.45人,日本为2.04人。家庭抚养结构以“8.4.2.1型”推算,我国每户以10人计,日本每户以12人计,则中国老龄人比例为0.14,日本老龄人比例为0.16,日本老龄人比例略高于我国。我国0.14这一比例,与国家统计局中国老龄科研中心提供的“预计2000年的比例0.10”相比较,高于0.04,预计标准为60岁,本次调查标准为65岁,0.14的比例明显偏高。

#### 3. 与老人同住的情况

##### (1)老人与家族同住者

调查分5项,①与我们同住,②与家族其他成员同住,③老人独住,④老人住福利院,⑤其他。答卷要求写出同住、独住、住福利院的老人数。我们将①②合并为“与家族同住”进行统计,中方有325位大学生回答老人与家人同住,比例为63.2%,日方有297位,比例为68.1%,这一比例两国差别不大。若以答卷中反映出的与家族同住的老人数来计算,中方有581位老人,日方有491老人,与家族同住,占各自老人总数的比例,中方为68.4%,日方为55.9%,中方高出日方10个百分点,两国差异显著,即实际上与家族同住的老人数,中国高于日本。

##### (2)老人独住者

中方为25.1%,日方为40.4%,日本老人独住者明显比中国高。反映出两国在观念与物质条件(特别是住房条件)上的差别。中方调查反映的是1999年辽宁省的抽样水平,与1995年北京市的调查,老年人独住者26.0%的比例接近。

##### (3)住老人福利院者

中方为0.4%,日方为6.7%,虽然两国比例都不高,但日方百分数明显高于中国。 $(Z=4.78, P<0.01)$ 中方本次调查与上海地区1998年10月的调查基本相符。

### (二)中日大学生对老龄化社会的认知水平

#### 1. 关心度

中方大学生“非常关心”者为26.6%,日方为10.3%,二者差异显著, $(Z=6.54, P<0.001)$ 即中方大学生比日方大学生高出16个百分点。“有些关心”中方为52.1%,日方为67.0%、而“不太关心”中方为21.3%,日方为22.7%。

#### 2. 关于父母老了(退休)后的负担问题

(1)在“因为是自己父母,无论有什么事都应帮助”一项上的调查结果:中方为82.08%,日方为36.2%,差异显著。

(2)“父母有病的时候,也许需要帮助”和“在自己生活不受影响的范围内,可以帮助”这两

项上,中方为 5.8%,日方为 38.7%,差别明显。

(3)与此相关的另一项调查“孩子住房费用应由谁来承担?”中方有 50.4%的大学生认为应由“子女本人承担”,而日方有 71.3%的大学生认为应由“子女本人承担”。

(4)关于“父母生病由谁来照顾”的调查:“由自己来做”与“打算自己来做”合计,中方 82.5%,日方为 29.8%;“由社会福利机构来做”与“由亲属一起做”合计,中方为 10.4%,日方为 52.5%。

### 3. 与老人的交流

A. 经常交谈:中方为 23.0%,日方为 18.1%,中方高出日方 5 个百分点;

B. 偶尔交谈:中方为 30.6%,日方为 62.8%,日方高出中方 32.2 个百分点;

C. “说不清”与“没有交流”合计:中方为 6.5%,日方为 26.3%。

调查资料显示,日方大学生谈话对象一般只有 1~2 位老人,而中方大学生的谈话对象多达 4~5 位老人。也就是说,中方大学生一般都会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接触,亲情交流较为广泛。从 C 项统计,日方比例显著高于中方,日方大学生有 1/4 的青年存在对老年人漠不关心的情况。

### (三)关于 21 世纪老龄化社会的预期

1. 关于退休金、保险金,你是怎么想的。此项有 6 个选项,前三位统计如下:

中方:第一位,希望政府维持退休金和保险金(30.7%)

第二位,负担高额保险金是必要的(24.9%)

第三位,不了解保险金、退休金,不能判断(17.2%)

日方:第一位,资源不足,自己承担一些(28.7%)

第二位,希望政府维持退休金和保险金(28.3%)

第三位,负担高额保险金是必要的(14.3%)

这一结果两国的差异,在于“当退休金和保险金资源不足时,自己承担一些”。日方大学生有 28.7% 的人认为应该自己承担,高居首位,而我方大学生只有 14.3% 的人选择此项,未进入前三位。

2. 当你进入老年时,担心的事。此项有 9 项选择,百分比较高的前四位统计如下:

中方:(1)自身的健康(80.2%)

(2)和子女的关系(53.9%),比日方大学生(19.5%)高出 34 个百分点。

(3)退休金、保险金制度的维持(31.3%)

(4)自然环境(27.4%)

日方:(1)自身的健康(66.1%)

(2)退休金、保险金制度的维持(42.0%)

(3)医疗福利设施(38.3%)

(4)保健福利服务(37.4%)

这一项的调查结果,中方大学生的三项排序,第一是健康,第二是亲情,第三是物质条件,这种倾向基本符合建设健康老龄化社会的追求目标。日方大学生则偏向于物质条件,而淡化了亲情关系。在“担心和子女的关系”一项上,中方为 53.9%,日方为 19.5%。

3. 你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如有机会,是否想参加工作。

A. 有生活意义,很想工作。中方 47.7%,日方 38.1%。

- B. 有点想工作。中方 8.0%，日方 15.1%。
- C. 没有经济上的担心就不工作。中方 9.6%，日方 14.2%。
- D. 不到那时不知道。中方 9.4%，日方 26.8%。
- E. 想做喜欢做的事不想工作。中方 24.8%，日方 5.3%。
- F. 其他。中方 0.6%，日方 0.5%。

从上面的 6 项调查统计看,在退休后参加工作的态度上,中方大学生比日方大学生显的更积极一些。

## 二、中日老龄化社会现状的归因分析

从调查中可知日本老龄化程度略高于中国,但是日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发展速度并不快。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21 世纪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统计 1998 年老年人口已达 1.3 亿,占 10%以上,突出的是 80 岁以上的老人已高达 900 万,并以每年 5.4%的速度递增,“呈现出老年人快速增长期,高龄人口快速增长期,农村老龄化快速增长期的基本态势。”<sup>[1]</sup>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

对中日大学生的调查进行比较,基本结论是:中日两国都是老龄化社会;日本采取的是“福利社会”的养老模式,社会支持与物质投入高于中国;中日大学生对老龄化社会的关心度基本相同,但对老年人的物质与精神赡养,中国大学生更多地强调自己直接投入与付出,日本大学生更倾向于社会支持与他人帮助,中国人的负担重于日本人,潜在危机更为严重;在老龄化社会的预期方面,中国大学生多依赖于政府,日本大学生多依靠自己;在退休后再参加工作的态度方面,中国大学生比日本大学生显得更积极。分析其原因:

### (1)制度归因

日本在经济起飞后步入老龄化社会。与其相关的少子化产生原因是:妇女文化水平、就业率大幅度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增高;晚婚与单身贵族的大量出现。日本的少子化主要是晚婚与独身形成的自然减少,表现为代际拉长,30~40 岁才结婚生子,向 100 年内三代人的方向发展。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大量增长,与欧洲相类似。由于经济发达,日本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面对 2005 年,20%的日本人口年龄将在 65 岁以上,除一般养老保险制度外,1999 年 4 月,日本又开始一项保险计划,称之为“家庭助手”计划,将协助支付看护老人的费用。

中国在 70 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力控制人口数量过速增长,使出生人口大幅度下降,加上城市的公费医疗制度与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使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口寿命增长,导致中国在经济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形成了两大特征:其一,制度化导致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剧,并呈现两代人同时老化现象。中国的婚育观念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普遍婚龄仍在 24 岁左右,农村则更早些,100 年中四代人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于五代。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产生了两代人同时老化的现象,导致老龄化社会的两大困境,一方面社会福利因国内所限无法保障多数老年人,另一方面家庭养老传统因“8.4.2.1”家庭结构的脆弱走向了衰落。其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相对低下,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一定问题。总体来说,积累不充分;对农村老年人口覆盖不足;采取自愿参加,没有立法,缺少强制性。此外还存在制度运行中的经常性风险及潜在的长期性风险等<sup>[2]</sup>。调查中反映中方大学生对养老保险认识不足,宁肯以退休后再工作为保障,即是这一问题的表征之一。因此,从制

度方面, 克服家庭结构的脆弱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 是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急务。

## (2) 经济归因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 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缓慢地到来的。国际上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在 7% 以上的国家与地区,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 1 万美元以上。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的后起之秀, 在 197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 人均收入已达 1699 美元, 1977 年人均收入为 4522 美元<sup>[3]</sup>。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使日本建立了“福利社会”养老模式, 1997 年又率先提出“照料社会”的发展目标。在研究教育对策时, 日本学者虽然强调修正文部省重视提高能力, 不重视服务的倾向, 但根本着眼点在于培养高素质的一代新人, 自觉承担老龄化社会抚育比增高的重负。

我国今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 人均收入才约为 800 美元。如此低水平的经济却要面对如此高度的老龄化社会。调查中反映出中国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人数是日本的 1/16 不到, 现有养老机构的床位仅为愿意进入人数的 1/8 左右(中国最发达地区上海的数字), 仅社会福利机构严重不足一项, 已表现出困窘。中国经济尚未发达, 老龄化社会却不期而至, 这个“时间差”决定“福利社会”养老模式近期与我国无缘。但是中国在劳动力承载方面却可以打一个“时间差”, “根据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预测表明, 2000~2025 年之间, 中国仍处于抚养比低, 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已下降, 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比重刚刚上升, 总抚养比处在从下降到上升的低谷。这个时期又是劳动力相对年轻, 劳动力资源充足, 每年净增 600 万左右劳动力年龄人口, 给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sup>[4]</sup>。”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期发展经济, 使中国在面对严重老龄化社会时, 国民经济能处于发达国家水平, 并结合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 (三) 文化归因

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儒学文化圈, 中国家族文化崇尚敬老爱老, 至今仍保持亲子关系为核心的纵向家庭关系的传统。日本的“家”文化孕育于本土, 在其形成过程中, 佛教、儒教逐渐融入, 共同成为家文化的内容, 纵向家庭关系也根深蒂固。但是在近代日本“家”文化开始走向衰落, 对老龄化社会的认知, 当代日本青年表现出与中国青年的极大不同, 调查中照顾老人、与老人谈话和担心子女关系三方面的统计数字, 反映出日本的代际亲情关系比较淡漠, 养老观念偏向物质主义。例如,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开发了“TAMT”一种能够说话的机器猫, 用它陪伴老人。这也许能减轻青年人的压力, 却无法排解老年人的孤独。但是, 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与“孝悌”观念与现代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冲突。对进养老院、老年公寓, 多数老人有思想顾虑, 认为是“没有人要了”, 儿女们也认为将老人送出家会招来“不孝”之名。因此, 在文化方面如何正确发挥养老传统也不容忽略。

### 三、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对策

建立健康老龄化社会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将带来人口结构, 家庭结构, 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等一系列变化, 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 教育应率先建立一种适应老龄化社会各种结构性变化的大教育。

#### (一) 树立正确的老龄观

##### 1. 老龄人的概念

国际老龄人的标准基本为 65 岁。1999 年 11 月北京大学老龄问题学术研讨会上, 顾大男提出: 中国人的老龄概念应重新定义, 除了寿命延长, 最重要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

变化,对于“老”的概念和从前大不相同。对40岁到90岁人的调查表明,有22.7%的男性和19.5%的女性还没有“老”的体验。因此,老龄起点的数字,最保守也要推延5到6年,即65岁到66岁左右<sup>[5]</sup>。日本已提出2010年实行65岁退休的设想。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过剩,暂时不会做出这方面的新规定,但对于老龄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

老龄有三层涵义:一是生理机能的衰退,感知觉弱化,体力与精力下降,疾病缠身。二是心理方面的衰弱,产生自卑感、自弃感、离群感、孤独感、恐惧感等心理障碍。三是社会地位的改变,失去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强调老龄人的发展意义。佛洛姆在《老龄化的心理问题》中提出:“老年期可能是一个人所经历的最好时期。”老龄人因为不再受到过多的社会约束能有更多的自由:“表现出真实的品格”,即老龄人才有可能把为谋生而表现出来的虚幻品格变为自己真实的品格;“更富创造性”,其创造性更多地表现在总结经验与知识传播方面。这些都是老龄人在发展上的意义。老龄人最需要的仍然是活力,教育应鼓励他们对这个世界保持真正而全面的兴趣。

## 2. “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迄今的社会,是一个存在年龄不平等的社会。因为生命周期的内容也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每个社会都把它文化规定的“阶段”(如老年期、青年期)强加于人的不断衰老的过程,此外一切社会都是根据人们作为某一年龄范畴的成员的先赋地位来将不同的权利和责任分配给他们。工业社会实质上根本没有分配给老龄人任何社会角色。退休就意味着人的社会生命的终结。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呼唤,意味着重新审视工业社会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年龄不平等问题。

1991年,联合国把自立、参与、关怀、尊严和成就定为解决老龄人问题的五项原则。1997年5月,在美国丹佛召开七国首脑会议首次将老龄化作为主要的问题进行讨论。1999年10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国际老人年的活动主题是“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中国有关“健康老龄化”的科学涵义及其内容的研究<sup>[6]</sup>表明中国也步入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轨道,其理想是:“在健康老龄化社会里,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社会代际关系和谐,几代人各得其所,社区和各种社会组织都能发挥作用。使广大的老年人能过有尊严的、有保障的、有安全感的体面生活,能自由自在地实现自身的价值。<sup>[7]</sup>”这将引导人们去建设健康的老龄化社会。

### (二)培养服务老龄化社会的知识、技能与品德

与老龄化社会相对应的是家庭结构的脆弱化,东西方各有不同。例如,英国把承担孩子与年老父母的照顾的一代人,称之为“三明治的一代”,由于这一代对两代人的“服务”时间比过去长了,生活费用加大,经济学家称他们为“潜在的贫困阶层”。据统计,到2010年,英国有1/5的人口要照顾老人。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1995年北京市“经济转型期的家庭照料与社会化服务”调查中发现,一般老人不能自理时,90%是由配偶或子女提供日常护理,这些照料者中28.3%的人自身健康状况就较差或很差,一旦失去健康,即刻从照料者变成被照料者。另外,为照料家中多病的老人,绝大多数中青年的休息时间明显不足,有45%的人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时间。有45.98%的人因为照顾老人影响了个人的发展与工作<sup>[8]</sup>。这还是在多子女家庭结构条件下,如果进入“8.4.2.1”型家庭抚养结构时,问题会更加严重。此次调查中中方虽有高达82.8%的人认为“父母无论有什么困难,都应给予帮助”,但老龄化社会的服务问题必将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职责。中国应倾向日本“福利社会养老模式”,培养人们服务于老龄化社会的

知识、技能与品德,其知识主要是老年社会学、老年心理学、老年医学等;其技能主要是护理技能、谈话技能、内务整理技能等;其品德主要是尊重老人、爱护老人,突出在尽其物质赡养义务的同时,重视精神赡养,将面向社会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与面向家庭的天伦之乐作为老龄化社会的两大精神支点。

### (三)建立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专业与科研体系

前面我们阐述了健康老龄化社会的理想,实现这一理想,决非易事。首先必须有生物科学与医药科学作为基础;其次必须有老年社会学与老年心理学作为指导;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老年经济学作为保障。老有所养是经济学问题,老有所学是教育学问题,老有所医是医学问题,老有所为是社会学问题,老有所乐是心理学问题。我们与日本的此次合作,是日本文部省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应借鉴日本的策略,将提高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医药学、教育学的科学研究列入国家规划。同时,建设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专业与科研机构;形成专业研究队伍与科研体系;从事老龄化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从而保证健康老龄化社会的根本建设。

#### 参考文献:

- [1] 张文范. 重视跨世纪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老年, 1999, (4): 7.
- [2] 孔泾源. 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风险也需防. 中国国情国力, 1998, (4): 14.
- [3] 崔凤. 我们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 社会, 1999 (2): 47.
- [4] 张文范.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战略性的选择. 人口与经济, 1998, (1): 56.
- [5] 刘江, 江涛. “老龄”应重新定义. 今晚报, 1999-11-25.
- [6] 陈小月. “健康老龄化”社会评价指标的探索. 中国人口科学, 1998, (3): 51.
- [7] 张文范.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战略性的选择. 人口与经济, 1998, (1): 59.
- [8] 本期话题. 子女照料还靠得住吗? 中国老年, 1999, (3): 4.

[责任编辑 王树新]

## 中外动态

### 世界老年人口将增加两倍

据联合国人口部门发表的《2000年世界人口前景(修订本)》报告预测,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将在2050年以前增加近2倍,即从现在的6.06亿人增加到近20亿人。在2000年中期,世界人口已经达到61亿人。

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仍然很高,但在2050年以前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还是将从8%上升到近20%。联合国人口部门估计,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2000年的3.74亿增加到2050年的16亿人,即老年人口将翻两番。

从20世纪开始发达地区的人口率先开始老年化。在富裕的国家中,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仍然占总人口比例的20%;联合国人口部门报告说,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占33%。这些国家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儿童人口(0~14岁),到2050年,老年人与儿童的比例是2.6比1,而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个多人超过60岁。

根据报告,意大利目前是人口最老的国家,平均每个儿童就有1.7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次是德国、希腊和日本,平均每个孩子约有1.5个老年人。

联合国人口学家估计,到2050年,西班牙将是人口最老的国家,平均每个儿童有3.98个老年人,其次是意大利,平均每个儿童有3.7个老年人。

(张小青译)